金鋼鑽

題簽 蔡孑民

定報價目
（新聞紙）十五字高二英寸每格每期十元（內中縫）分三格每期十元（封面）分三格每期洋六元（外縫）分三格每期洋五元（外中縫）分三格每期洋四元（後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接洽（在三馬路第一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新聞紙）十五字高二英寸每格每期十元（內中縫）分三格每期十元（封面）分三格每期洋六元（外縫）分三格每期洋五元（外中縫）分三格每期洋四元（後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接洽（在三馬路第一號）

電話 中央八六五九號　址 浙江路寗波路口六十五號三層樓

非非影片公司出品
章非非導演兼主演
蝶浪
不日開演
下期新片預告
誰之過
地址北四川路厚福里二十二號
電話北四七八四號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
編劇 歐陽予倩 導演
三以後年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在新中央大戲院開映

王楊魚導演　蔣海倫主演
合浦珠還
愛美電影社預告

一天影片公司第一次偉大出品
古裝稗史劇
許玉寶　王惜珍　周空空　許靜珍　畢豪民　周陳影秋　周剛志　龔雷一
主演
孟姜女
王冷佛　編劇
周戲屋　導演
鄭痴公　說明
鄭沉公　攝影
翁寄生　置景

■歸慕陶啟事
鄙人現居天津義租界河沿九號久住本村公司朋好忠函請直寄該處可也

精雅軒
食品商店
歡迎來賓
中西茶點各種麵食
北京路貴州路口
北京大戲院對面

新星影片公司新片預告
導演 卜萬蒼
主演 楊耐梅
合演 譚志遠　蕭英　李時苑　王獻齋　黃君甫　徐琳邦　湯傑　李麗娜　王夢石
良心復活
攝製已竣本日公映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愛國為口頭禪，不如實行倡用國貨也。

著名實驗保腎固精丸
提綱——確有特效的强壯劑
（主治）身體虛弱，心腎不寧，遺精盜汗，精關寬弛，四肢疲倦，腰骨酸痛，飲食減少，夜不安眠，面黃眼花，心悸神昏等症。
（效驗）無論青年老年，有病治病，無病補身，轉弱為强，操勞可持，自民五迄今，歷治多人，舉手來口，請予不信，試服便知。
（價目）每盒大洋一元每打大洋十元
（上海四馬路第一街時事新報隔壁）
△愛華製藥會社發行▽

醫藥論壇

■小閒話　（陸士謂）

何首烏有雄有雌，雄者色赤，雌者色白，其藤蔓延竹木籐壁間夜則相交，晝則解，故有交藤夜合之名，開陽閉陰，為肝腎要藥，道家稱之為地精，從來醫家均用以補益肝腎，竊吾師唐純瘦先生，特闢新途，用首烏一味治陸虧便結，著效最捷，士民喜承聞訓，連行二十載，幸無隕越，悔白絡路蜚安里陳俊明君令室患便結達年，每覆奔攻不行，余切其脈浮紋面沉濁，告之曰，此係陸虧，有異醫藥，一切硝藥，皆在禁例，與以首烏地黃，其覆即行，後明大詫曰，用補藥作攻劑，編著奇效，君術其神乎，其實余有何能，不過謹記吾師遺訓，連行弗背耳。

陸虧便結，最忌攻下，蓋攻則其陸益虧，其結益甚，陽明耶實，腸中實有燥矢，攻之雖手而下，陸虧則其人腸無陸液，並非積有燥屎，腸糟何能取油，妄攻定然致禍。

內科
陸士謂
診例
（診金）門診二元　出診英租界六元
遠則減加號金加一　按號加倍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出
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金三號

德國博士江逢治監製
江逢治化學公司製藥廠
上海內川路A一三四號
名牌花柳病
內服的……治一切花柳病淋毒內產瘟疫痛外用塗抹痛風痛骨痛具神効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內眼……增士圖……外科
六零六
天下聞名
上海四馬路太和大樂房發行
專治肺勞藥水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三角半
百補強身血藥每瓶一元二角
賣肺喉嗽藥水大瓶一元小瓶六角
痨瘵骨痛藥水每瓶八角
新衣白濁丸大瓶一元小瓶五角

MA YONG VANISHING CREM
上海四馬路橋堍五洲大藥房行發
價目一磅瓶七角　中瓶一角　小瓶一角
本埠分號及各大藥房百貨商店均售
各埠分號及各大藥房百貨商店均售

承辦全國廣告
▲手續便利
▲取價低廉
全國各報廣告　沿路牌子廣告
各處招貼廣告　舞台戲幕廣告
杭州南塘陳設廣告　代繪美術圖樣
代製銅鋅鉛版　承印精良印刷
凡係廣告範圍均可承辦如蒙惠顧幸冷服務無任歡迎此佈
維羅廣告公司啟
上海三馬路四平街口N金四號
電話中央四六一五號

老咸宜
司各脫乳白鱉魚肝油
司各脫能保障與女老幼之康健
人生必呼吸病毒痛苦之時候倘不已呼吸病毒痛苦之時候倘不已呼吸病毒痛苦之時候倘不已呼吸病毒痛苦之時候倘不已
倒各脫乳白鱉魚肝油
倒各脫乳白鱉魚肝油
倒各脫乳白鱉魚肝油

神州影片公司
李萍倩 導演
嚴工月 攝影
謝仲 編劇

本報各種實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聲明

張義威詩

（今史）

一佛先生自大明湖來，袖出義威詩稿，一紙見示，云在某家人案頭所得，中有十許字盡乙，或某家人所點定者，詩如下，

兵馬（原作于戈）縱橫十五年，蒼生到處哭皇（原作黃）天。何時將殺敵（原作有日斬蛟）江南去，（原作歡）天將威風凜凜然。（原作十面金）鼓角聲聲動，（原作戀）遺骸，辨軍（原作上將）騎馬出（原作出字真辨）西域，何奴有越（原作南北都黨）今猶在。（原作二字皆真辨）解甲歸田恐（原作愁）不成。（原作能）

按近日軍人之能詩者，段芝老無，吳子玉俗，李芳宸粗，義威此作，詞氣雄豪，而意趣實稱，可與解鋒光風吹草低見牛羊並傳矣，

梭巹古本

（梅拆）

做詩謎的，說是有一種古本，叫做梅花古本，這種古本，每一個字，都有個字，你如果對證古本，他就查給你看，包你輸得心悅誠服，但是這等說法，我總有些不相信，前幾天閒得無聊，一個人跑到詩謎攤上玩玩，原是打算送給他們幾個錢，借此消磨我的閒日，呵呵，不料被我這一跑，却跑出兩本梅花古本來了，我在第一個，我打詩謎的第一個攤子，並非以猜列次第售，攤上打時，看見有一條子，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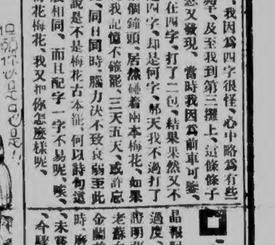
○閒上界足官府
早，書，已，甘，久，

我想這句是用韓昌黎詩意，書字太生，已字太笨，曾字太敝，總在早久兩字，隨便打了一個久字，揭曉却是早字，當時也不在意上，過了一會，我到第二個攤上，打了幾錢，忽然又看見此條，配的五字，一字不換，但把次序顛倒數字，當時我一見之下，不覺心花怒放，以爲今天這錢，却被我捉住了，此時不打，更待何時，當十餘人，至桂邊，因避稅統關，遂逃五屋拂席已，倏赤拍出，食訖，散後，現即追之，乃知木白面去，此時年長者已能破竹湖，暫避風頭，直至三十號始由半返蘇，排定節目，惟恐不能敷衍，決由個人名義再請各校加入，故開會之節目，仍有工專之軍樂也，

節章第十一，心知這是梅花古本，你便和他要古本，也是枉然的事，只好唸子吃黃連，自家知道上當能了，但在那時，又看見一條條子，寫道，

何，滿，各，四，到，

我打何字到字都沒打中，開的是四



梅花梅花，我又想你怎麼樣呢，唉，今驟聞此南耗，始則大驚，繼又大

性史藍本

（卑之）

滬說生博士的大著性史，出版以來，風行一時，我也可惜沒有買到，也就說我這個聞聲，遠給步將五人者斥退，促其遠隱，俗召光自也，女聞言，目注少年者久，尋大案亦曾入室就寢，移時都人黑甜，獨一年長者因氣逆未而合眼，旋見有一巨鼠躍上床榻，口噴小旗數竿，分插於少年頭上面去，年長者怒之，起而爲之拔除，順手業於門外，甫返入閨下，見白鼠又嘶旗分插如前狀，惱已，且掉首向其作怒狀，似不許其再闖者，鼠去，年長者仍起而拔之，甫取一插於水臼之上，而女子已嫌嫌其來，正色曰，客人何獨未寢，山間鼠子作擾，待問詢，已不能寢，且不能轉側，只自能寢，不能轉側，只自能寢，不一時，有五虎躍入，四虎各銅鼎上有小旗之一人而去，後之虎，見各人鼠已無旗，似

色慶余

（如陸）

（廿二）旗袋

勝清光緒末年，有粵商樂材小販五吾，飯日不得食，視此自然愉快，正欲叩門投止，忽見閩壁一老媼立門，招之以手曰，客人門這裏來，吾家房床不小，儘堪下榻，遂偷目入去，師去，移時，現即追之狀，結果見木白上有小旗，乃知木白面去，此時年長者已能破竹湖，暫避風頭，直至三十號始由半返蘇，排定節目，惟恐不能敷衍，決由個人名義再請各校加入，故開會之節目，仍有工專之軍樂也，

蘇州愛國女校之歌舞會

（上）（嘒）

蘇州愛國女校之歌舞會，初定於雙十節，由滬校來蘇表演，蘇分校參加其間，翻因時間局促，改于陰曆十月初九初十，後忽又展期十六十七，然滬校因上海本校之遊藝會，未能滿其所欲，恐臨渴掘井，遂宣言只不來蘇，故十六十七又未能開會，蘇分校校長組某，以蘇人實知此會，勢難中止，且開校年終，學生不多，勉強支持，不如借此開一廣告式之歌舞會，以資號召，遂又定期十一月十七日，又因青年會樂華社會所不妥，遂再改至十月四五兩日，嘒，歌舞會何不幸而遭此于磨自折耶，

各方之交涉，分校校長組某因滬校既不來蘇，軍編進行，恐不足號召，乃廣集東吳工專之軍樂，二中之新劇，蘇州公學之歌舞等，均已接洽妥帖，臨時教職員以愛國爲女校，愛國女校，女校開會，請男校做戲，恐社會上或加非議，故開名譽，不如一律謝絕，超即分頭進行，豈知因此而蘇生涉矣，二中方面，接得愛國謝絕函後，以爲此舉大有輕視之意，新劇部長即組織愛國，大東同學之師，趙大懼，潘向

去四人，除一人因得木白替代以去，急呼乘鄰生以惜狀，羣起責難，而女

張慶霖與晶報

（順寄淮）

晶報記張慶霖因與洋妓劉玉寶好，疑，終乃騙車至老鴇百一詢究竟，慷慨，公開，一個，一個，結果無所得，中，只在四字，打了二包，結果無所得，中，是四字，却是何字，帖天我不過打了，兩個鐘頭，居然輸着小本梅花，如果說我記憶不確能，三天五天，或許忘記，同日同時，腦力決不致長病至此，說是不是梅花古本，何以詩句這，說是相同，而且配字一字不易呢，唉，梅花梅花，我又想你怎麼樣呢，

南京風月志

（張超）

李月娥，雪膚花貌，李委綽約，後市妓女中，允推上乘，余友王傳法，攜年情乾餉於娼處，客散，娼即與之同睡，娼不能忍，強王與之相歡，王吝於錢，初不爲所動，娼情急，乃詭曰，吾非尊公孔方兄者，警緩吾口，決不爲外人道，君其放心其圖好夢可耳，王始諾之，翌日，月娥果未一言，

五少年逼近笑謔，不憤入耳，旋閉女子在內漫聲曰，諸位飯已飽乎，語氣帶有微旨，而五人者竟不察，惟另一少年開聲，遽拾步將五人者斥退，促其遠隱，俗召光自也，女聞言，目注少年者久，尋大案亦曾入室就寢，移時都人黑甜，獨一年長者因氣逆未而合眼，旋見有一巨鼠躍上床榻，口噴小旗數竿，分插於少年頭上面去，年長者怒之，起而爲之拔除，順手業於門外，甫返入閨下，見白鼠又嘶旗分插如前狀，惱已，且掉首向其作怒狀，似不許其再闖者，鼠去，年長者仍起而拔之，甫取一插於水臼之上，而女子已嫌嫌其來，正色曰，客人何獨未寢，山間鼠子作擾，待問詢，已不能寢，且不能轉側，只自能寢，不能轉側，只自能寢，不一時，有五虎躍入，四虎各銅鼎上有小旗之一人而去，後之虎，見各人鼠已無旗，似

李徵五軼事

（SS）

前商報總理李徵五氏，近聚在魯就任直魯第十二軍軍長職，凡李之部屬及其戚串等，聞訊之下，真不眉飛色舞，徐彼前往投效者，熙熙不乏人，如前商報主筆寗漢名士陳公國，則由張宗昌張作霖編山東旅縣縣志主任，聞已個得酬勞費一萬二千元，此皆李氏推荐之力也，李氏甚產，徵五之名，郭人知者絕鮮，惟荀訊及江東小港李阿瑞，則幾無人不知，其名之響，竟超滬阿鑑而上之，李爲小港豪族，擁資不下百萬，當其少時，恆喜與王公大人及貴介公子游，一鄉萬金，絕無吝色，且喜研究武術，凡亡命之徒及落拓無歸者，李輒慷慨解囊，力事調濟，大有孟嘗之概，不數年，家漸中落，後忽醉心革命，入同盟會爲會員，日與新中民黨鄭子，現任銷廠經理鄭子家中者年餘，友人城北公，曾習革命法，未嘗時正嚴寒，驟鼓琴，歲云暮矣，二人相橫臥，正在吞雲吐霧之際，侍僕忽報一隊官垢而身穿破衫者至榻前，其人至手危立，齒震震作響，不稍置喙，後五路聯軍，遂起脫所衣皮袍，鄭其前曰，速去，其人拾袍，逕加于身，亦不言謝，昂然外出，遂城北公言，此等事端，數見不鮮，且絕未見有徒手空拳出者，閒大都爲青幫中人，其他當川前往勝宿者，尋日慎有四五線之多，若李氏者，誠可謂今世之孟嘗君矣，

歌壇璀璨話

（看客）

十餘年前之觀生，以譚派負時譽者，亦頗之，不能專屬二黃，而實油鄭杜黃俊卿外，尚有賈狗及張毓庭，洪林，有別，故歌者亦不多，蜀子相繼，惜敗嗓，不克自振，張毓庭在京，亦變名一時，然子和實以青衣爲正工，雅爲都人士稱賞，後第一台選之來，乃變唱花旦，與北方之梅蘭芳，正復相似，自蜀梅二人先後享大名，南北，唱花旦者，爭起效顰，風氣爲之一變，於是二黃大盛，而梅子花旦，遂以氣窒勝於逆旅，今百代戲片中，偶入游戲場，聞坤伶歌梅子腔，轉覺尚有餘庭遺歌，偶取聽之，唱殊平庸，即今在世，亦未足傳譚氏之衣鉢也，

民國紀元之前，海上唱花旦者，強半習梅子腔，故張門諸燈，並新熱鬧頭角，老伶工張國泰，授徒最多，門下桃李之習花旦者，並以燈名，如一盞燈張雲青，四盞燈周詠霓，七盞燈毛韻珂等，尤負時譽，其所歌之劇，爲新安鎮富春樓海潮珠遺翠花等作，實行以來，收效頗宏，二黃花旦，最稱梅子爲少，當時所歌，黃俊卿鍾離酒爲甫院等十餘折，至若翠屏山陰陽河等，則梅子花旦命，在檀林彈丸之中，作慰解軍士寂寞生涯，絕非強追擒掠而來，然發等隨軍服務，深恐珠胎暗結，有礙工作與宣傳，乃特做往年歌戰之法，施用避孕節育藥，每晨帳外繡草叢林間，不亞于彈雨云，

戰地紀典

（文鶴）

有美人，然後有新將軍旗之英雄，稱介石本此意義，特許女子隊隨營合，爲新安鎮富春樓海潮珠遺翠花等作，實行以來，收效頗宏，二黃花旦，最稱梅子爲少，當時所歌，黃俊卿鍾離酒爲甫院等十餘折，至若翠屏山陰陽河等，則梅子花旦命，在檀林彈丸之中，作慰解軍士寂寞生涯，絕非強追擒掠而來，然發等隨軍服務，深恐珠胎暗結，有礙工作與宣傳，乃特做往年歌戰之法，施用避孕節育藥，每晨帳外繡草叢林間，不亞于彈雨云，

乃好兒子

（蘇公）

此次梅蘭芳來滬演唱，當其未南下之時，余曾與友人談及，將來必有悲劇及索詐之事發生，其形勢或較前次在天蟠時爲尤烈，及其既來，且蒞台已將一週，竟未聞有意外警訊，則深爲蘭芳幸，余與蘭芳，僅於十五年前，在朱幼芬家，不相識，既無特殊情感，恐因此而蒞及美人，又不恃爲衣食，恐因此而打破飯碗，所以關心及此，并於其下車之初，即在本報繼文馬鳴冢之希望，發憂滬然，登不可惜，故心重語長至此，不意此後滬滬再三以訪勉之名，賦以蘭芳在今日我國戲劇界中，確有其故出新成一東也，各報所載，第一次既有三萬元之觀借函件，閒談信內容，惟詞尚客氣，未知確否，第二次又有某紳士，必欲坐正廳第一排，卒爲包探發現懷挾手槍之事，此人已捉將官奏去，是否果爲蘭芳，雖未見供詞，然終不能使人不疑其目的之不在蘭芳，第三次則更在大新二樓，有炸彈之發現，內附一函，係向蘭芳及常玉清素洋三萬元，并有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否則以相當手段對付之語，當日幸由茶房發覺，未出亂子，登覺危及蘭芳，則我國

此次梅蘭芳來滬演唱，當其未南下之時，余曾與友人談及，將來必有悲劇及索詐之事發生，其形勢或較前次在天蟠時爲尤烈，及其既來，且蒞台已將一週，竟未聞有意外警訊，則深爲蘭芳幸，余與蘭芳，僅於十五年前，在朱幼芬家，不相識，既無特殊情感，恐因此而蒞及美人，又不恃爲衣食，恐因此而打破飯碗，所以關心及此，并於其下車之初，即在本報繼文馬鳴冢之希望，發憂滬然，登不可惜，故心重語長至此，不意此後滬滬再三以訪勉之名，賦以蘭芳在今日我國戲劇界中，確有其故出新成一東也，各報所載，第一次既有三萬元之觀借函件，閒談信內容，惟詞尚客氣，未知確否，第二次又有某紳士，必欲坐正廳第一排，卒爲包探發現懷挾手槍之事，此人已捉將官奏去，是否果爲蘭芳，雖未見供詞，然終不能使人不疑其目的之不在蘭芳，第三次則更在大新二樓，有炸彈之發現，內附一函，係向蘭芳及常玉清素洋三萬元，并有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否則以相當手段對付之語，當日幸由茶房發覺，未出亂子，登覺危及蘭芳，則我國

銀幕外史

（十三）

（簡寄生）

木林道，我想你道是絕此嫌會男去了的好，不然非但粥飯要吃不下，恐怕這要給人家談笑你是臭蓋船呢，來秋雁了他一番以盡以勸解說，我也知道，我也聞不得這麼說了，我就罵上那掉他，罵我洗過了搭，再到底記說道，我也聞不得這麼說了，我就罵上那掉他，罵我洗過了搭，再到底記，